

● 现代西方哲学

莱布尼茨的微知觉理论及其历史影响

桑 靖 宇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桑靖宇(1971-), 男, 江西九江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讲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欧洲近代哲学研究。

[摘 要] 莱布尼茨的微知觉理论向来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对它的系统阐述更是付之阙如。若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这三方面对莱布尼茨微知觉理论做出较系统的解释, 以揭示其在莱氏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并说明其对后世哲学的深远影响, 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 微知觉; 统觉; 欲求; 道德本能

[中图分类号] B 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5-0546-05

尽管莱布尼茨曾说过:“这些微知觉, 就起后果来看, 效力要比人所设想的大得多”^[1](第 10 页), 但由于他没有对之进行系统、严谨的论述, 以至于他的微知觉理论历来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应有重视。笔者认为, 微知觉理论是莱布尼茨的一个“哲学秘密”, 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奠基作用, 本文拟概要地阐述其在莱氏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诸方面的重大作用, 并简述其深远影响。

—

莱布尼茨的“微知觉”(petites perception)一词, 又被称作“细微的知觉”(minute perception)或“微小的知觉”(small perception), 其涵义是指“无察觉和反省”的“知觉”^[1](第 8 页)。值得注意的是, 莱布尼茨的“知觉”(perception)并非像通常用法那样仅指感觉。他说:“在单纯实体中所能找到的, 只有这个, 也就是说, 只有知觉和知觉的变化”^[2](第 485-486 页)。可见, 知觉是单子的基本规定, 是指单子的一切精神状态。这种知觉可分为两类: 一是有察觉和反省的知觉, 即统觉(apperception); 另一类就是无察觉和反省的微知觉。由此可知, 微知觉不仅仅指察觉不到的感觉, 而是指整个的而非某一部分的无察觉和反省伴随的无意识领域。莱布尼茨的微知觉概念无疑是一项超越时代的贡献, 但它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 而与其哲学体系特别是本体论和认识论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众所周知, 莱布尼茨认为本体是精神性的单子, 在单子中只有“知觉及其变化”, 但并非所有的知觉都是单子的本质规定, 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他指出:“我们应当把知觉与统觉或意识分开, 这在下面就会看到了。就是在这一点上, 笛卡尔派错得很厉害, 他们认为那些觉察不到的知觉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这一点使他们认为惟有精神才是单子, 没有禽兽的灵魂和别种的‘隐得来希’, 因此他们和普通人一样, 把长期的昏迷和严格的死亡混为一谈”^[2](第 485 页)。在此, 莱布尼茨对笛卡尔派将思维(即统觉或意识)视为心灵的本质属性的做法提出了两点严厉批评: 第一, 这会“把长期的昏迷和严格的死亡混为一谈”, 这

样一来,心灵实体就会因失去恒存性和持续性而不成其为实体了;第二,由于这种观点认为“没有禽兽的灵魂和别种的‘隐得来希’”,就必然会得出“动物是机器”的武断结论,造成心物分裂的二元论。

为了克服笛卡尔派心灵实体学说的弊端,莱布尼茨认为只有“察觉不到的知觉”即微知觉,才是单子的本质规定。由于微知觉,才使得单子获得恒存性和持续性而成为真正的实体。此外,微知觉不像思维那样局限于人,而是遍及于动物、植物乃至无机界,这样就克服了心物二元论,使单子得以统摄万事万物而成为普遍的实体即本体。因此,只有微知觉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正是它使单子成为本体。微知觉相对于统觉,意识所具有的本源性地位还表现在它们表象能力的不同上。莱布尼茨认为:“单子的本性既然是表象,所以任何东西都不能限制单子只表象事物的一部分,虽然这种表象确乎在整个宇宙的细节方面是混乱的,而只能在事物的一个部分中是清晰的,……单子之受限制,并不是在对象方面,而是在认识对象时所采取的方式方面”^[2](第 493 页)。可见,意识的清晰表象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无意识的微知觉才能以混乱的方式表象整个宇宙,使单子“成为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的镜子”^[2](第 493 页)。

莱布尼茨认为,作为单子根本规定的微知觉并不是静止地表象宇宙的,而是“以混乱的方式追求无限,追求全体”^[2](第 493 页)。微知觉总是不断地追求更高的表象的清晰性,力图更清楚地把握无限,这被称作“欲求”(appetition)。正是由此,莱布尼茨将实体定义为活动力或活动力,认为“活动是实体的本质属性。从实体中抽取活动,就不可能解释实体的存在”^[3](第 209 页)。莱布尼茨的建立在欲求着的微知觉基础上的能动的单子论在克服近代僵化的实体观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另外,莱布尼茨认为微知觉是一种质的规定,而无量的特征,因为在他看来,量只是与有广延的复合物有关。这样一来,单子的不同就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差异,每个单子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这种微知觉的质的差异的理论与微知觉的欲求的能动性学说合起来就构成了莱布尼茨的个体性原则:单子是能动的个体。这样,莱布尼茨的本体论就成了哲学史上很独特的个体性的、多元性的本体论。对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哲学家们认为世界或是统一于物质,或是统一于精神,或是统一于神,但大都是统一于普遍的东西,而莱布尼茨则认为世界统一于以微知觉为基本规定的能动的个体,它的统一是特殊的统一。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是有些惊世骇俗的,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不得不解释道:“特殊的统一这个概念怎么会使你为难呢?因为对于统一性概念来说,究竟存在物是特殊的或是普遍的,这没有什么差别”^[3](第 35 页)。他的这种特殊的统一与斯宾诺莎的绝对的普遍的统一是直接针锋相对的,他指出:“斯宾诺莎的学说正是被单子推翻了。要知道,存在着多少个单子,就恰恰存在着多少真正的实体;而不是像斯宾诺莎认为的那样,仅仅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实体”^[3](第 35 页)。

二

前面曾提到,莱布尼茨的微知觉理论的提出,不仅与本体论而且与认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天赋观念论上。我们知道,自从笛卡尔提出了天赋观念论之后,一直受到经验论者的激烈反对,其中以洛克的反对最为尖锐。他说:“说有一个概念印在心灵上,同时又说心灵并不知道它,这就等于取消了这种印在心上的说法”^[2](第 363 页)。洛克的这种观念只有被觉察才能存在于心中的理论无疑使天赋观念论成为自相矛盾的东西。另外,洛克从心灵白板说出发,认为心灵并不总是在思想,只有在感觉经验的激发下才能产生思维,这就把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连根拔起,使其丧失了任何藏身之地。

莱布尼茨作为唯理论者,自然是维护天赋观念论的。他抓住洛克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缺陷,从能动的实体观出发,指出,心灵是必然有活动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实体了,因而心灵总是时时刻刻拥有观念的。但心灵之拥有观念,并非像洛克所说的那样,要被觉察才行,莱布尼茨从多方面论证了这种不被察觉的观念的存在:第一,“我们无数的知识是我们并不总是觉察,甚至当我们需要它们时也还觉察不到;这就要用记忆来保持它们,并且要用回忆来把它们重新向我们呈现出来”^[1](第 45 页)。莱布尼茨认为人的记忆表明人心中有许多不被觉察的观念,并可借回忆使其显现于意识之中。第二,“我们要对我们的一切

思想永远明确地进行反省是不可能的;否则心灵得对每一反省又进行反省以至无穷,而永不能过渡到一个新的思想”^[1](第 92 页)。他认为观念不可能永远被反省、被觉察,因之不被觉察的观念是势在必然的。第三,莱布尼茨认为在无梦的睡眠和昏迷中,人虽然没有清楚观念,但必然有未被觉察的观念,否则心灵就会因停止活动而不成其为实体了。

莱布尼茨所说的觉察不到的观念也就是微知觉,他认为正是微知觉构成了人格的同一性,“这些感觉不到的知觉,更标志着和构成了同一个人。它们从这一个人的过去状态中保存下一些痕迹或表现,把它与这一个人的现在状态联系起来,造成这一个人的特征”^[1](第 10 页)。由此可见,无意识的微知觉是比思维、意识更为根本的东西,是心灵的最基本的规定。莱布尼茨的微知觉理论为他的天赋观念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普遍必然的知识是不能得自偶然的感性经验的,它只能来自内心,也就是说天赋观念潜在于微知觉之中。

莱布尼茨的微知觉理论在认识论上的重大作用还表现在他力图用微知觉这种比感性和理性更为根本的规定来把感性和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既克服已往唯理论将二者割裂开来的作法,又防止经验论将二者混同起来的弊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莱布尼茨反对笛卡尔、斯宾诺莎将感性与理性截然分开的观点,认为感性和理性都是微知觉发展的结果,二者具有同样的内容,只是清晰程度不同。乍一看来,他的这种观点似乎是将感性与理性的差别归结为量的区别,而未看到质的不同。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这里所说的“清晰”与否,是指观念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而言的。

其次,莱布尼茨不像以往的唯理论者那样一味贬低感觉经验,他认为“人们是从感觉开始的,以便一点一点地引导人达到那超出感觉之上的东西”^[1](第 74 页)。但不同于经验论者,他否认感觉经验是理性知识的源泉,“因为无可争辩的是感觉不足以使人看出真理的必然性,而因此心灵有一种禀性,来自己从自己内部把这些必然真理抽引出来;虽然感觉也是必需的,为的是来给心灵这样做的机会和注意力,使它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方面而不放在另外的方面”^[1](第 49 页)。这样,在经验中虽不能产生理性认识,但是它却为理性知识产生的必要助缘,只有在其帮助之下,潜藏于微知觉中的天赋观念才能被认识到。

再次,莱布尼茨认为,潜在于微知觉中的天赋观念尽管不被人觉察,但仍对人的感性活动有着某种现实作用,“心灵每时每刻都依靠这些原则,但它并不容易把它们区别开来和清晰、分明地表象出来”^[1](第 40 页)。他举例说,尽管很多人不知道矛盾律等逻辑规则,但人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们。文德尔班对此评论道:“莱布尼茨阐述的是这种思想:这些原则作为细微知觉,即作为有关思想的无意识的形式,已包含于知觉中,……永恒真理的活动形式早已蕴藏于感性表象中”^[4](第 643 页)。因此,莱布尼茨所说的感性就不像以往哲学家的那种与理性无关的感性,而是伴随着某种潜在的理性因素的感性。莱布尼茨的这种理论是对近代认识论中的形而上学特征的一大突破,它对于康德把唯理论与经验论融为一炉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

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所说的天赋观念不仅是指天赋的认识原则,而且还包括天赋的实践原则。这种伦理学上的天赋的实践原则与认识论上的天赋的认识原则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不是由理性所认识,而可以说是由一种本能所认识的。这是一条天赋原则,但它并不成为自然之光的组成部分;因为人们并不以一种明亮的方式认识它。可是这条原则一经设定,人们就能从它引出一些科学的结论”^[1](第 55 页)。由此可知,莱布尼茨的伦理学中有较浓厚的意志主义的因素,他认为天赋的实践原则不能被理性所认识,而是以本能的形式表现出来,理性从这种原则出发推理出一些结论以形成道德科学。

道德科学由于是理性从本能的天赋实践原则推论出来的,因而也是天赋的。莱布尼茨说道:“道德科学(超乎那些如使人趋乐避苦的本能之上)也和算术并无两样地是天赋的,因为它也同样依赖于内在的光所提供的推证。由于这些推证并不是一下跳到眼前来的……可是,因为道德比算术更重要,所以上帝

给了人那些本能,使人得以立即并且不必经过推理就能处理理性所要求的那些事”^[1](第 59 页)。可见,道德本能在莱氏伦理学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是道德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道德科学并不能轻易地为人们所认识,因此道德本能是人们迅速地、合理地进行活动的保证。

这种道德本能正是微知觉在伦理学上的表现。莱布尼茨认为:“这种微知觉也是不安的原因,……”^[1](第 11 页)。“在最常见的情况下这(指不安)是这些感觉不到的微知觉,我们可以称之为不可察觉的痛苦……。这些微小的冲动是在于继续不断地解除一些微小的阻碍,我们的本性是在对这些阻碍做工作,而我们并没有想到它”^[1](第 180 页)。微知觉中的无意识的不安、痛苦,使得人们在无意中不断地为消除它们而努力,这就是他所说的“本能”,微知觉的这种无意识的冲动对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决定作用,“……不安,这就是说,那种微小的、知觉不到的激动,它使我们永远像悬在空中,那是一种混乱的决定,以致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这些冲动就像许多小弹簧,它们尽力要自己放松,并使我们的机器运转起来”^[1](第 152 页)。可见,莱布尼茨已先于弗洛伊德看到了无意识冲动的巨大的作用,但他不是像弗洛伊德那样将之看做是生理欲望的“利比多”,而认为它是对最大的善的追求。

莱布尼茨认为微知觉中的道德本能表现为“爱”或“仁慈之爱”。他认为,“爱是倾向于从所爱对象的圆满、善或幸福中得到快乐。而为了这个,人们除了在所爱者的善或快乐中所找到的快乐本身之外,并不考虑也不要求其它的快乐”^[1](第 148 页)。他认为,平常人们所说的只追求自己快乐的爱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或“仁慈的爱”是“着眼于他人的快乐,但这他人的快乐正是造成或毋宁说构成我们的快乐的”^[1](第 149 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氏认为天赋的实践原则就是“趋乐避苦”,可见在道德本能中利他与利己完美地统一起来。这种道德本能学说体现了莱氏哲学的乐观主义精神。

莱布尼茨虽然非常强调道德本能的作用,但他并不像后来的意志主义者那样片面排斥理性在伦理学中的作用。他认为,理性在伦理学上尽管不是本源性的东西,但仍有着巨大的作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博爱、利他的道德本能并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人们常常为眼前的感官享受所迷惑,堕入利己主义的深渊,从而使道德本能误入歧途。这样,我们必须用理性来驱散感官的虚妄的迷雾,使道德本能更好地显发出来。另外,理性使这种本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从爱他人进展到爱上帝。因为本能总是去爱那圆满的、幸福的对象,理性告诉人们,上帝是最圆满的、最幸福的,它所创造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此,上帝是最值得爱的。正是在对上帝的纯粹的爱中,人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四

由上可知,莱布尼茨的微知觉理论,对他的整个哲学都有着奠基性。微知觉是比感性和理性更为根本的规定,是一种永恒的欲求,正是它赋予了莱氏哲学以能动性和辩证法的特征,使他克服了近代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思想。莱布尼茨所提出的微知觉理论是西方哲学史上崭新的思想,它首次对人的无意识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它对无意识的阐发不仅限于心理学(伦理学)和认识论上,而且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大大地拓宽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这样,宇宙的奥秘就不应在外在世界而应在人的内心深处探寻,宇宙之谜就是人的精神之谜,认识世界就是认识你自己。这种高扬人的主体性,努力探索内在精神世界的充满了能动性的微知觉理论,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康德被休谟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之后,他对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深感苦恼,1765 年出版的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为他提供了重大的启发。如前所说,莱布尼茨认为,在人的微知觉中潜藏着必然性的天赋原则,这种先天的原则尽管不被人觉察,但仍对后天的感觉经验有着某种不自觉的现实作用。这样,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就不是来源于对经验的归纳,而是由感觉经验提供助缘,使人们反省到微知觉中的天赋观念。由此出发,康德将知识分为互相联系的先天的形式和后天的内容,认为正是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必然性的知识。

费希特用绝对自我取代了康德的物自体学说,他力图从无意识的绝对自我的“本原行动”中派生一

切来,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莱布尼茨的以微知觉理论为基础的单子论的影响。费希特把绝对自我分为理论自我和实践自我。理论自我的无意识的想象力使得现实世界得以产生,由于这种无意识性,人们觉得对象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在实践自我方面,费希特深受莱布尼茨的道德本能说的影响,他认为实践自我本质上是绝对的、无限的,因此表现出一种克服异己的东西、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冲动,这种无意识的冲动被费希特称为“良心”,伦理行为就是“按照你的良心行动”,道德被归结为良心的显现。

莱布尼茨微知觉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在现代哲学中受到了巨大关注,叔本华率先将单子论改造为非理性的意志本体论。在莱布尼茨那里,欲求是知觉所蕴含的动力,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叔本华则将它们严格地区别为本体和现象。在他那里,无意识突出地表现为作为本体的欲求,即意志。可见,叔本华继承了莱布尼茨的无意识的本能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理论,尽管他对此作了截然相反的理解。随后的尼采则将无意识本能称为“权力意志”,即力求扩大自身、超越自身的旺盛生命力,他反对叔本华的那种否定意志的消极主义,而是像莱布尼茨一样主张充分发挥本能的作用。但是他认为理性只能对本能起着阻碍、扼杀的作用,只有靠非理性的酒神精神才能将之发扬光大。可见,尼采以一种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发展了莱布尼茨的本能学说。莱布尼茨的微知觉理论不但对现代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得到了精神分析学的热烈响应。弗洛伊德认为,只有无意识才是精神的本质和核心。弗洛伊德是不赞同尼采等的那种片面排斥理性作用的理论的,他继承了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传统,强调理性对无意识本能的巨大辅助、引导作用。

由上可知,莱布尼茨的微知觉理论是划时代的哲学思想,它对西方的哲学、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时至今日,无意识的精神领域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莱布尼茨微知觉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诸方面所进行的开拓性的研究,对人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德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M].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 [3] 德 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M].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4] 德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责任编辑 严 真)

Leibniz's Theory of Petites Perception &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SANG Jing-yu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ANG Jing-yu (1971-), male, Doctor,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Abstract Leibniz's theory of petites perception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by scholars before, let alone the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it. This paper wants to study Leibniz's theory of petites perception systematically from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ethic, expounds it's central position in Leibniz's philosophy, and explains it's deep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Key words petites perception; apperception; appetition; moral instinct